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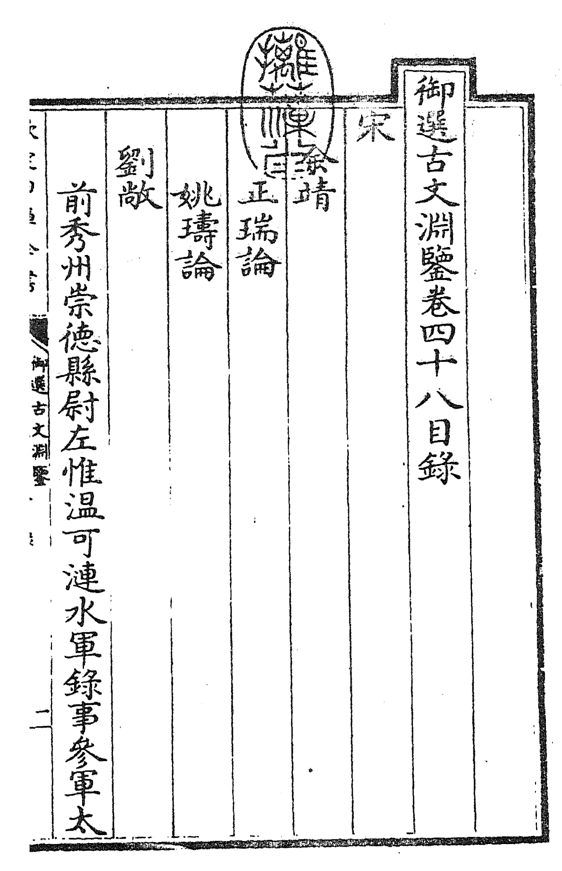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鄒祚熾



御選古文淵鑑卷四十八目錄

宋

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

諫議大夫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

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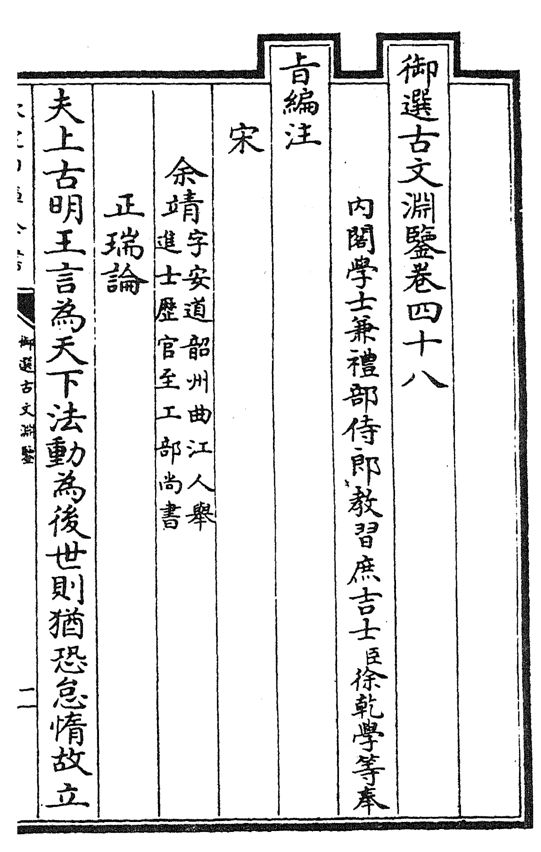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

轄時明可文思使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
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定武軍節度推官衞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
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修可禮部侍郎端
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
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
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

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
開國公食邑五百户賜推忠佐理功臣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
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
察御史裏行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户部判官
陜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
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
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論邪正
為兄後議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

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誥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於兩漢則有赤乏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闊畧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為史之本意也竊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

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興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癸以奢侈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桑穀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奔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二十七年三桓攻公公奔於衛漢鳴鳳凰平帝失國平帝時羌豪良願降叙安漢公莽功德言鳳凰來儀神爵降集莽尋篡國此則闇主在下瑞不為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隤星隕蝝生鵖

飛之變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晉庭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商有玄鶴二八舞於庭龍見洧水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不由德至斥而弗叙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椎輪怪諜昭明文選序椎輪為大輅之始此蓋謂神怪之事昉於史漢也其啓國也以斬虵大澤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畧棄矣其定制度也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感漢文帝十五年龍見成紀文帝名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

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而古人之象隳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今之郡縣時報祥瑞以為紀事之端愚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政易其俗賞不借刑不濫則四靈為畜日遊於君之宮沼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怪惑天下之耳目哉苟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璹論

姚璹思廉之孫永徽中明經擢第則天長壽二年累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宜委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紀每月封送史館宰相撰時政紀自璹始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如陽春怒如雷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為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

小省之官（起居郎隷門下省起居舍人隷中書省號兩小省官）更直近陛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璹建議秉鈞之臣討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紀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叙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刋脩矣璹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跡便疎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

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為巳誣矣實而不諱為巳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

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
史官外朝既罷則目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
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訣孰諍咸莫之辨也用他人之
注記為已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不可者
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扃鐍之固也使義士分財
不如投鈎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
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
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轂軌而自序策略人猶疑

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貞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璹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進士累官至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學問淵博尤長於春秋弟攽子奉世皆知名世號三劉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脩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民起為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尚書條上閥閱遷爾紏曹祇服明命益思自奮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禄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强敏足以濟物而能顧禮畏義願上印韨朕閔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輸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絶保禄持

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休命思底終譽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控搏禄利者至於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爾齒未耄仕無缺行能決於去庸非廉乎自下郡掾升東宮屬歸安鄉閭足為榮觀矣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畧使王素

可諫議大夫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内乂安元元蒙福而往者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為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内鎮撫百姓外敎戰士令行禁止恵於鰥寡爰及疆外羈縻之虜咸懷服集不失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蕃衛之勳也按宋史初素以天章閣待制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改知渭州降華州俄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原州蔣偕議築大蟲巉堡敵伺間要擊狄青曰不可遣素曰偕敗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偕卒城而還史不言素為涇原經畧使似軼詩不云乎大邦維

翰大雅板之篇其議遷秩升於諫列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小雅出車勞還率也豳風東山周公東征三年而勞歸士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寶非不同也所從用之異豈唯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宗廉吏材選稱於知已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往為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毋隨而守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

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累歳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耻也然今天下乂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蓋亦竭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

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毋辱已知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從

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
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
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吾亦且命以九卿之
屬使漸而升於朝觀與拔也既歷試於外又亟稱於知
已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

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

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

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嘉祐五年六月脩等上新唐書先是帝以劉昫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脩祁等刋正曽公亮提舉其事十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脩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書首止署一人名脩以祁先進且撰述功多遂分列焉七月推賞

降勑

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

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校讐有功朕將據古鑑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

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嘉祐

四年冬十月大祫于太廟推恩先是嘉祐元年十二月以曽公亮為禮部侍郎參知政事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盛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裒時之對周頌般之篇裒聚也對答也申錫無疆見商頌烈之篇天寓之內莫不受慶而況一二耆老肅雍顯相者乎肅雍顯相見周頌清廟篇具官曽公亮德器渾厚智謨閎遠予欲觀於雅頌參元烏清廟之詩商頌元烏祀高

宗也周頌清廟祀文王之樂歌以追孝於前人汝明予欲謹於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於大饗汝圖予欲時和年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翼予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公衍食加田勒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自周以來稷為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

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履脩潔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充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名實於以勸穡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

岳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前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于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正已

也廉忽而不錄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闈或丞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

監察御史裏行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宋史沈起傳云起知海門縣御史中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時呂景初為殿中侍御史使之慎簡厥僚必皆其人而拯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之閥閱察之望譽人咸曰

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隳當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已乎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申勑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為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揆之任帖然無虞亦

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為故至大亂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户部判官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為人僚具官李碩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斂以為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

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毋之乃事

陜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燕亳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玁狁之警贍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傅求明智敏

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並委節傳分按州郡宋史傳求以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沆以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皆有迹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來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翚可開封府推官

京師者舉眾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稱浩穰吾令襄為尹蔡襄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急吏緩民甚有文

理其僚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使行河決川滌源衆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輦轂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違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論邪正

至和二年宰相陳執中以閨門不肅虐殺女奴三人為臺諫所糾二月翰林學士呂溱復言其過惡十餘事改侍讀出知徐州時學士蔡襄亦以母老乞郡出知泉州六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言執中不學無術諂傲愎戾出知蔡州而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相繼出知荆南及河陽府敞以為邪正進退所係遂上疏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别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逺之至于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奸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詧也臣伏覩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羣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

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踈當踈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吕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

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别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為兄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

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兄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

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嬰齊襄仲次子公孫歸父弟宣公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東門氏者襄仲居東門故以稱之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巳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

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

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謂躋僖公）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元成（韋少翁）丞相衡（匡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

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氏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順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

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安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

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先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謟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意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

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奔喪議

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遭父母喪者例皆有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取於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被

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爾本非承平之時游談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預也習俗既久寖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即人心為悲其不肖者遂以當喪墨縗為榮以之錫類是為傷恩以之敎民是為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圖仕源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見禮記曾子竊謂唯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

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即日絶其俸禄亦為太硧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謂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

士相見義吳澄曰儀禮有士冠禮士昬禮戴記則有冠義昬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

射禮大戴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盖儀禮有士相見禮公食大夫禮而無其義故敞採古經作此二篇儀禮經傳集解載其文謂之補亡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禮經云凡摯天子鬯諸侯圭注云鬯醸秬黍為酒天子無客禮用之以禮天神也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疏云雉必用死者義取耿介為君致死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

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儀禮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

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茍為悅而相若者末必爭茍為簡而相親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邇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名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名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

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鄭氏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戒猶

告也必得同班敵者易以相敬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於大門內謂廟之大門不出大門降於國君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克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向人陳鼎宰夫設筵加席几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

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序東有夾室立於夾室之南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小臣奉槃匜者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以其為饌本故親設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宰夫薦豆六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士設俎士設俎牛羊豕魚腊腸胃公設大羹大羹湆不和實於鐙公設之於醬西然後宰夫設鉶啓簋鉶盛和羹簋設黍稷言以身親之也實徧先置韭菹於豆祭間次及諸品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

也稻與庶羞俱加設不與正豆并庶羞十六豆膷臐膮牛炙等賓三飯飯粱以湆醬每飲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比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乘皮四皮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公送於大門內賓不顧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卷猶收也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豆加葵菹蝸醢俎加鮮魚鮮腊庶羞加雉兔鶉鴽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取者使

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以飧以手循口旁恐有肴汙著也少施氏事見雜記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

親之舍禮何以哉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卻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

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也君留之臣曰我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圂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奪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為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

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已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

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已也非為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耻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敎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柰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觳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蠧國均之二者莫

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敺之以法敺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敺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

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為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為哉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桃鬼所惡茢雀苕可掃不祥○茢音列）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益稷篇）尊卑異而已

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

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馬禮記檀弓篇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采於廟門然後入儀禮君釋采入門主人辟注曰釋采者祝為君禮門神也必釋采者告有事也世或失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

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及魯襄公嘗朝於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襚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祓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儀禮小臣先二人後注曰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夾阼階二人執戈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於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見事左傳昭公元年言楚公子圍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諸侯之大夫皆知

其為君也如荀惡之而已會於宋何為惡之哉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敎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較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淵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旣衰管

紘之書遂亡於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謂千載一時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鷙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危冠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末也故賊詐諜爵人以德褒人以

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眎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既寖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横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

私議巷説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冑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恌也今既示之恌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按敞放兄弟當時稱極博聞故其文皆典據該洽彿可易也春秋列國諸大夫無不學之材識大識小彬彬戴籍厥後落落如二臣之愛禮而重古也柳宗元所謂森然若入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

琮璜不失其叙者也

劉攽字貢父與兄敞同舉進士歷官至中書舍人博學能文章論治切直

七門廟記

嘉祐二年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七門堰在今舒城縣西南七門山下三堰之源出馬三堰一曰烏羊堰在縣南十五里一曰十功堰在縣南二十里一曰漕櫝堰在縣南二十五里與七門堰共溉田二萬頃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

年校書郎包君廓為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龔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為列侯漢高帝五年以舒屠六七年封兄子信為龔頡侯食邑于舒信廼為民畎澮舒得以廣溉浸信為始基至馥時廢而復脩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恩也今我將為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為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子曰昔高帝

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垓下之戰劉賈將九江兵來會）封荆王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為功（楚元王）此二人者裂地為王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濞初封沛侯以從破黥布軍立為吳王）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濞以功自名信

不見録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彖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公之世其受賞非賈瀆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瀆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禄當時則榮殁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為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為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修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狥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

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于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

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駮雜俗亦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從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閒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

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

皇甫鎛累遷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裴延齡德宗時擢司農少卿假領度支

戩為户部侍郎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嚆矢桁楊接槢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被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吾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内之則廣游觀崇益宫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

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第進士為殿中侍御史劾宋庠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爭濮議為御史中丞劾王安石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去一時稱其鯁直

論選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於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

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司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嵗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瘝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嵗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僿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簿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為五等三之上聞於朝當為進任四之下俾其叙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

聽敘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奏乞致仕表

臣輒罄愚誠上干宸慈伏況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秪憚灸鍼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

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誠豈得已況恃睿鑒夙謀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開可此疏以身疾諭朝政得諷諫體

宇文之邵字公南爲文州曲水令

應詔上疏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

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

詔誅奸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傚俗宜敦厚而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雜是先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為

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蹶楀之盛大雅十月之篇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惟趣馬楀惟師氏○聚側留反楀音矩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小雅棠棣燕兄弟之詩角弓父兄刺幽王不以親睦九族而作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夸毗大雅板之篇曰無為夸毗夸毗體柔人也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致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

沈括字存中錢唐人擢進士第後知延州加龍圖閣學士永樂之敗坐貶

上歐陽參政書

參政侍郎閣下自周公之没至於今千有餘歲其間可以有為於天下殆不過二三人二三人者不可得而待而又皆無可行之位與其時使得其人而又幸有其時與位天下知之如周公之於成王則將如何而望之其所以舉天下之政亦必自其大者而後至於無所不舉也凡世之有益於用之物一有不備者人皆知其闕禮樂在天下為用最大寂然千有餘歲而天下之人未嘗

謂其闕者人之所望於聖人者意已絶不復萌於心則若初未嘗有禮樂者既絶於心又未嘗講於視聽則其謂之無闕而棄之必然禮樂之敎幾何其不終廢也伏惟閣下獨立一世為天下之師三十年餘矣其養育賢才風動天下未有不如其意所未能必者天下之時與朝廷之位則今既又得之矣以其不可得而待於古者而遇於今而又有其時與位天下之所望於閣下閣下所以自處某愚淺不敢懸定於心抑將舉天下之政必

自其大者則禮樂宜已在閣下之所先久矣然觀古者至治之時法度文章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至於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黃蒼赤豈能盡出於聖人百工羣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其卒使天下之材不遺而至於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某嘗得古之樂說習而通之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粗皆領略成書一通亦百工羣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獻非敢以為是也葢以謂必

欲盡天下之議則荒唐悠謬之論亦將有來獻者也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英宗朝進士歴官至吏部侍郎擢御史中丞覺有德量别邪正雅與王安石善卒不附之為所逐

諫行青苗法疏

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説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周禮地官泉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為之息註謂以其於國服事之税為息也不應周公取

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周禮地官載師掌任土之法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絶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周禮冢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説以圖治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

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政而不行諫官引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釣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馬覺奏條其妄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

鄭俠 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神宗朝舉進士官光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

論新法進流民圖 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東北流民扶携塞道並城民買麻粇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時又以新法嚴急至身被杻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俠知安石不可諫會光州秩滿上都監安上門悉繪所見為圖詣閤門上

奏不納乃假稱密急發
馬遞上之銀閤臺司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名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

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隂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克滿府庫盈溢倉

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周書多方篇叨懫日欽注貪叨忿懫也○懫勑二反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曰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人之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

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自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懐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吕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内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徳下浸於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傚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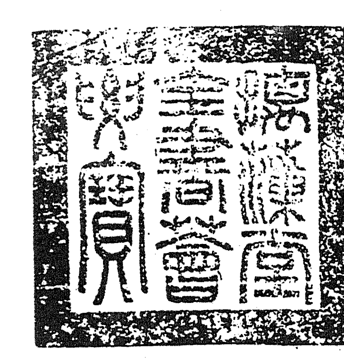
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禄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禄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禄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

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吾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重之天閽以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憂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

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績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

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於是新法一切如故俠坐從英州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鑑卷四十九目錄

宋

蘇軾

不允批答

又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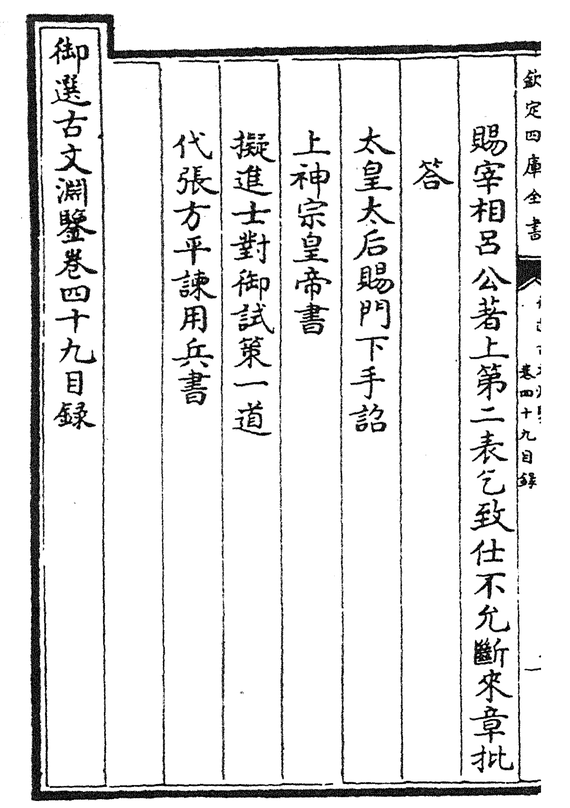
又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賜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

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嘉祐二年舉進士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神宗每歎為奇才出知杭州揚州輒多異政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軾於元祐

元年知制誥二年為翰林學士四年三月出知杭州諸詔草皆元祐初作

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並君陳篇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況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處歸於至當而卿遂欲以此去位時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勘者免駁勘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請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阿里骨詔 阿里骨吐番別部董氊之養子也元豐蘭州之戰有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董氊死阿里骨嗣立元祐元年為河西節度使封寧塞郡公二年拒洮州三年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出兵許貢奉如故

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疆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略 阿里骨遣鬼章使拒洮州鬼章又使其子結呃齪入寇 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

餘黨散亡岷州將种宣復洮州執鬼章檻送京師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埸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誓復為虛言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趙瞻神宗時為開封府判官言青苗

法不便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不應出為陜西轉運副使歷官知滄州

哲宗立

復名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易繫辭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盖有盍徹之意焉

楊繪可知徐州

繪神宗初知諫院數言事有直聲王安石用事繪陳免役十害出知亳州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此言知徐州史不書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踈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効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揚王子孝騫等二人荊王子孝治等七人並諸

州團練使英宗第二子吳王顥哲宗初徙封揚王第四子益王頵哲宗初徙封

荊王顥在神宗時屢請居外章上輒却元祐初乃賜咸宜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頵對邸車駕偕三宮臨幸留宴終日拜顥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因降制

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名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焉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家何業為樂王言為善

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乃父祖以為邦家光

李承之知青州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

具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為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
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為齊問治於其師蓋公蓋
公曰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漢武帝宣帝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
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歷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
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

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維故父億少禀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禄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億八子綜戸部侍郎寳文閣待制絳陜西宣撫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維門下侍郎旌旄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貴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為北土之藩輔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辭中外之勞胡

為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人子思之側乎三復喟然未喻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茍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卿出入四世彥博歷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狥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曾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藥餌有閒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

樂不允批答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禫而不樂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以為知禮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又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朕以宗廟之重勉蹈先帝之餘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潸焉而出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檀弓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悽耳之聲干戚羽旄皆泫

目之具哀既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

又

遏密之制舜典三年四海遏密八音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徙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金石在御惻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為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

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枉直之權二年於兹百度惟正事既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爲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鑒物心且不勞而況於力乎

又

朕以天下之大知爲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書五子之歌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有抱火厝積薪之懼（賈誼語）正賴多士

協為一心朝夕以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朂力之畢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為節卿若無事而引去人將相顧而自疑而況邊鄙未寧兵民多故而予左右之老先自求於便安則夫疎遠之臣何以責其盡瘁勉輔不逮期於有成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彥博以太尉判河南請老加太師致仕居洛陽

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為請稱德則鄙力卿

不可以力不足而為辭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

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懐以慰公議

賜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

乞知陳頴等一郡不允詔安禮安石之弟以

呂公弼薦神宗召

對欲驟用以安石當國辭為崇文院校書元

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按宋史安禮歴揚青蔡

三州不言

知成都府

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懦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在

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寛而

有斷必能肅遏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强為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安禮苦風痺知郡時臥帳中決事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公著歷事英神哲三朝一時蓍龜不求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用能寧輯我家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為厭事而求歸不復為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民貧天步難安國是未定若方勤於樸斲而遽易於工師人其謂

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開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

批答

覽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為予欲識人物之忠邪故以卿為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為權衡茍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

后羣臣請御殿不許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又以官冗當汰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宫掖先下詔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於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

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上神宗皇帝書熙寧二年二月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議行新法軾以為不便又諸新進多以言事得官臺諫議新法不合者先後罷斥熙寧三年軾上書論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

之法故能勝伏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經五子之歌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

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襄公十年子孔當國為載書大夫諸司門子勿順將誅之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不如焚之以安衆賂伯石以安巨室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曰無欲實難何愛於邑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名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

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恒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可否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謝安既破苻堅有大勲懼桓氏失職會桓沖卒荆江無刺史即以桓石民為荆州改桓伊於中流桓石虔於豫州彼此無怨各得其任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晉歴陽内史蘇峻有異志護軍庾亮以大司農徵之峻乞一荒郡不許遂叛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

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宋初設三使曰鹽鐵使掌山澤之利曰度支使掌財賦之數曰戶部使掌戶口之籍復置一使總領之曰三司使有副有判官亦號計省亞於執政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弘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

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使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

忠厚而今歳之士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使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

置三司條例司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僉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時富弼司馬光皆以爭新法罷則外之議

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時立江浙淮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賜内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為蓄買之用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以下言提舉諸使擾害州郡漢武遣繡衣直指漢武患東方盜賊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桓帝遣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縣刺史二千石有貪汚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

乃順帝時事此云桓帝非也　此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寛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説楊瑒皇甫景楊相如皆以為不

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户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税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歳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

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以下言水利難成時新頒農田水利約束古陂廢堰皆當興復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

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縻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言逐鹿而無虞人之導不可得也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

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冐耕歳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揺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壊所怨田産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冐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

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以下言雇役法不善也宋初定諸州人戶分九等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至是令鄉戶隨貲產高下各出錢雇人充役曰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外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曰助役錢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宋時役法有衙前主官物里正主賦稅耆長主捕盜

衙前典幹倉庫場務綱運役最繁舊以坊場錢酬其勞至是令酒稅坊場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按坊場錢即所謂市租也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大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僱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

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户頗得傭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税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税謂夏秋兩税夏税不過五月秋税不過十一月取大歴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税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税既兼之矣今兩税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税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

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宋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景祐間特蠲之宋以官戶為形勢戶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

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按文獻通考呂惠卿議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貴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為五等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

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以下言青苗法不善也宋時有常平倉穀賤則增價以糴入穀貴則下直以予民至是令移其資本給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歛謂之青苗錢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謂抑勒品配强之令貸也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

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治平元年十一月科陜西民三丁取一刺其手背以為義勇軍人給錢二千）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

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户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

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陜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二世時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以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明皇時鮮于仲通將精兵八萬討南蠻閣羅鳳全軍陷沒楊國忠掩其敗狀令以捷聞）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

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

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以下言均輸法不善也時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

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廪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即薛向所領此錢一出恐不能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税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

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徳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歳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髙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髙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駡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駡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髙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

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説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歴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歴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

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衞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季札適衞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衞於戰國為最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逢滑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永嘉之

末何氏果滅亡無遺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房喬字元齡隋時天下清宴論者咸以國祚方永喬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不為後嗣長計不足保全家國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龐勛徐州戍卒以不樂遠戍作亂江淮間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

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

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此而易彼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寛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

也持法至寛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

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圏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此下又於新進中專指開邊啓釁之人謂王韶等也熙寧元年韶以建昌司李獻平戎三策言西夏可取當先收河湟熙河蘭鄯以斷其右臂安石以為奇材擢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故軾引黄忠貫生二事以見人材不可驟進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

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黄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悦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繫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

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見賈誼新書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

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趣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安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攺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埤蒼聱牙謂其不常至相聽也○聱音敖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時薛向以制置解鹽使擢江淮

荆湖轉運使李定以秀州推官擢監察御史裏行皆安石特薦也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

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懐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髙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浄為心使姦無所縁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内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内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内重内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

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以下言臺諫所關甚重是時御史中丞呂誨及臺諫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張戩程顥劉琦錢顗孫昌齡皆以爭新法先後斥去臺諫為之一空安石患外議紛紛奏用姻家謝景溫為御史以絕言者故軾又極言其幹也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

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所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

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争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

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趙高謂李斯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斯以為然遂定計立二世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德宗在奉天李懷光率兵赴難在道數言盧杞等奸佞杞聞之而懼勸上令懷光乘勝收京師勿令至奉天懷光以此自疑遂叛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狗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

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晏子對景公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名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所獻之

三言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册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臣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

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

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

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咨之於始而不赦之

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

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按薛應旂宋元通鑑載此文於四年然篇中有君臣宵旰

年餘之語自當在三年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任專斷

軾因賜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代晉獨

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悦使侍御史謝景溫論軾窮治無所得軾請外通判杭州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見禮器）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

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

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

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

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彊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

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

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李訓鄭注日與帝謀誅宦官遂有甘露之變宦焰益熾帝末以制由是感疾至

棄天下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熙寧四年正月鄜延鈐轄种諤知青澗城謀出兵取橫山陝西宣撫使韓絳壯之諤遂帥師襲敗夏人於囉兀據其地留二萬人城之又築撫寧諸堡三月夏人來攻盡亡諸堡詔棄囉兀城責授諤汝州團練副使絳罷知鄧州雖天下之勇者敢復

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横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冐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

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晩也聖策曰田疇闢溝壑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為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有免斯首見詩小雅瓠葉篇言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掃地而祭

可以事天見禮記禮器篇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未必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

哉臣恐遂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見大禹謨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酒誥曰羣飲女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者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

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輙殺之雖桀紂之

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彊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

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滌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

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平章房琯抗疏肅宗請收復京師自選給事中丞劉秩等為叅謀秩儒家子不習軍旅琯臨戎嘗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已而卒敗於陳濤斜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關播建中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湖南判官李元平才可將相用為汝州刺史時李希烈叛淮西與汝接壤以百騎縛元平去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

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潰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

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戒之即周頌敬之篇避翼祖諱故改又曰稽於衆舍已從人大禹謨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周書君陳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

實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駕

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小雅小弁篇）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冒死上對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

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

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

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征高麗無功而還）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淩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

於寛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甞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婾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康定元年元昊攻破金明

諸砦乘勝至延州知州范雍召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來援與敵遇戰沒慶歷元年元昊寇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萬八千人以行福屯好水川因陷伏中元昊自將精兵十萬至任福戰死諸軍皆潰關右大震而海内宴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

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横山事見擬試策注王志堅云是時薛向為三司使不知何為首謀呂公弼方知太原主饋餉見王安禮傳陳升之在中書亦未見與議今皆云陰與協力當必有之但史略耳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寶元應作康定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

且以敗為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熙寧五年秦鳳安撫王韶擊吐番破之城武勝為鎮洮軍置熙河路）章惇造釁於梅山（熙寧五年中書檢正官章惇招降梅山蘇姓蠻萬四十八百户）熊本發難於瀘（熙寧七年梓夔察訪使熊本平瀘夷清并諸郡）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心腹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熙寧六年度支判官沈起言交阯可取命知桂州已而交人謀入寇詔罷起以劉彝代之彝守廣日常遏絕其表疏交人益疑懼遂犯境陷四州二人皆坐罷）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

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李憲皇祐中補内黄門神宗初視師河隍破木征於河州以功加昭宣使今師徒克捷鋭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

寡婦之苦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之内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税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

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

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

酖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

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寛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禮